

Lautréamont

[法] 洛特雷阿蒙 著

车槿山 译



马尔多罗之歌
Les Chants de Maldoror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I565.6/29

2008

Lau

[法]

车槿山译

马尔多罗之歌
Les Chants de Maldoror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尔多罗之歌 / (法) 洛特雷阿蒙著; 车槿山译.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文景人文·文学)

书名原文: Les Chants de Maldoror

ISBN 978-7-208-07211-4

I. 马… II. ①洛… ②车… III. 散文—作品集—法国—现代 IV. I566.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02481 号

责任编辑 张优优
特约编辑 蔡荣建
装帧设计 丁威静
策划统筹



楚尘文化



世纪文景

马尔多罗之歌

[法] 洛特雷阿蒙 著

车槿山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184,000
版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7211-4/I·450
定价 28.00 元

目录

马尔多罗之歌

- 003 第一支歌
040 第二支歌
094 第三支歌
120 第四支歌
152 第五支歌
183 第六支歌

诗和书信

- 219 诗一
236 诗二
259 写给一个批评家的信
260 写给雨果的信

- 262 写给达拉斯的信
264 写给韦尔博科旺的信
266 写给韦尔博科旺的信
268 写给韦尔博科旺的信
270 写给达拉斯的信

附录

- 275 后记：洛特雷阿蒙和《马尔多罗之歌》
307 洛特雷阿蒙生平和创作年表
309 名家评论

马尔多罗之歌

第一支歌

1

愿大胆的、一时变得和这本读物一样凶猛的读者不迷失方向，找到偏僻的险路，穿过荒凉的沼泽——这些阴森的、浸透毒汁的篇章；因为，如果他在阅读中疑神疑鬼，逻辑不严密，思想不集中，书中散发的致命烟雾就会遮蔽他的灵魂，仿佛水淹没糖。大家都读下文，这没必要，只有少数人能平安地品尝这只苦果。因此，胆小鬼，在更深地进入这片未勘探的原野前，脚跟向后转，别向前。仔细听我说：脚跟向后转，别向前，如同一个儿子的目光恭敬地避开母亲威严的面孔，或者更确切地说，如同一群爱思考、怕寒冷的鹤，它们组成一个一眼望不尽的三角，越过冬天的寂静，展开翅膀全力飞向地平线上的一个定点，那里突然刮起一道奇怪的强风：暴雨的前兆。那只最老的、独自担任前卫的鹤看见这一切，像理性的人似的摇头、咂嘴、伤心（换了我也不高兴），落尽羽毛、

历经三代的脖子晃成愤怒的曲波，预示暴风雨越来越近。它用富有经验的双眼多次镇定地审视各个方向，像忧虑的哨兵似的为了击退公敌而发出警觉的叫声。它第一个（因为它享有向另外那些智力低下的鹤显示尾羽的特权）谨慎、轻柔地转动几何形的尖顶（也许是一个三角形，但看不见这些奇妙的候鸟在空中组成的第三条边），时而左舷，时而右舷，像一个灵巧的船长，用似乎不比麻雀翅膀更大的双翼操纵，明智地选取了另一条更可靠的哲学之路。

2

读者，你大概指望我在这本著作的开端乞灵于仇恨！你尽情地沉溺在无数的享乐中，如鲨鱼般肚皮朝天，谁说你干瘪、宽阔、傲慢的鼻孔不能在漆黑、秀美的空气中徐缓、庄严地闻到书中的红色烟雾？仿佛你了解这一行为的重要性和这一正当欲望的同等重要性。啊，魔鬼，如果你事先努力地连续吸上三千次你对永恒上帝的恶意，我担保这些烟雾会美化你丑陋嘴唇上那两个不成形的窟窿，你的鼻孔将因难言的欣喜和持久的陶醉而无限地扩张，在如同洒过香水、燃过香草般芬芳的空间中不再要求更美妙的东西；因为，它们将饱餐完美的幸福，犹如居住在宏伟、安宁、惬意的天宇中的天使。

3

我将用几行文字证实马尔多罗童年时为人善良，生活幸福：结束了。他后来发现自己是天生的恶棍：离奇的命运！他多年来竭力掩饰个性，但最终这种不自然的努力使他热血沸腾；他无法再忍受这种生活，果断地投入恶的生涯……温柔的气氛！谁能料到！当他亲吻一个孩子时，想的却是用剃刀割下那粉红的脸蛋，如果不是正义女神每次用她那一长串惩罚来阻止，他早就干过多次了。他不是骗子，承认事实，自称残忍。人们，你们听见了吗？他敢用这支发抖的羽笔再说一遍！所以，他是比意志更强大的力量……厄运！石块想摆脱重力吗？不可能。恶要和善联姻吗？不可能。这就是我在上面说的话。

4

有人写作是为了寻求喝彩，他们的心灵凭空想像或天生具有高贵的品格。我却用我的才华描绘残酷的乐趣！但是，持久、人为的乐趣和人一起开始，也和人一起结束。在上帝神秘的决断中才华不能和残酷联姻吗？或者，因为残酷，所以就不能有才华？如果你们

愿意，只要听我说就能在我的话中看到证据……对不起，我的头发似乎在头上立了起来，但没关系，因为我轻易地用手就把它压回原处。歌手并不奢望他的咏叹调别出心裁；相反，他为人人都有主人公那高傲、恶毒的思想而感到庆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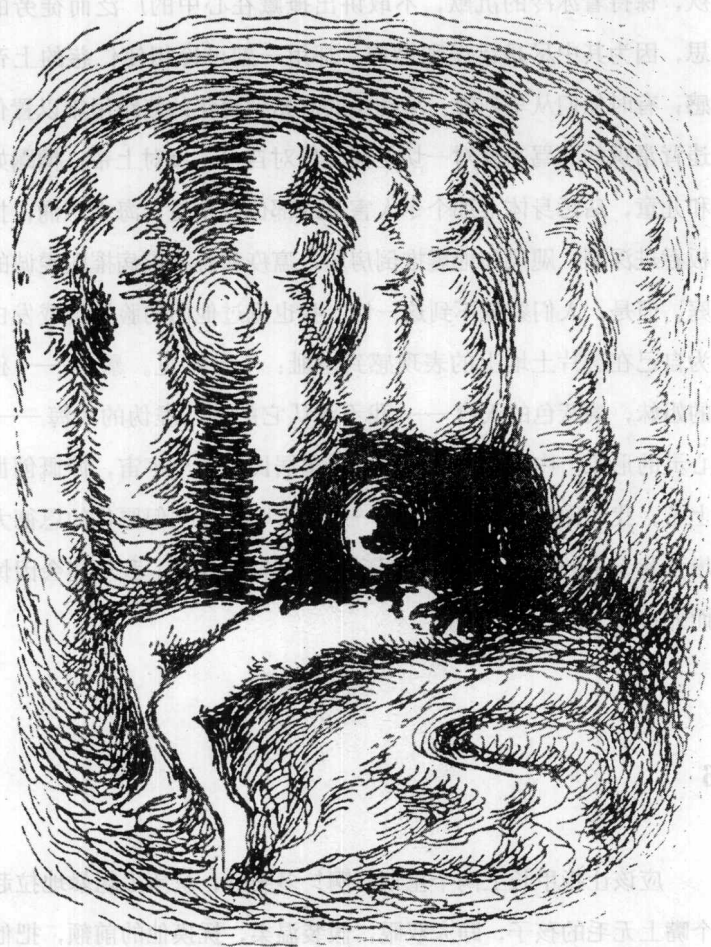
5. 愿再志天外，胸襟豁然，眼界自开，精神自振，意气自扬。

我一生中看见双肩狭窄的人们无一例外地干出许多蠢事，用各种手段愚弄同类，腐蚀心灵。他们把自己的行为动机称作荣誉。看着这些表演，我真想像别人一样大笑，但是，这种奇怪的模仿却不可能。我抓起一把刃口锋利的折刀，划开双唇相交处的皮肉。我一时以为达到了目的。我在镜中凝视我自伤的嘴。错了！两道伤口中流出的大量鲜血使我无法看清那里是否确实显出像别人一样的笑。但是，比较了一会儿，我发现我笑得和人们不一样，就是说我并没笑。我看见面容丑陋、可怕的双眼深陷在阴沉的眼眶中的人们比岩石更坚硬，比铸铁更呆板，比鲨鱼更凶残，比青年更蛮横，比罪犯更疯狂，比骗子更背信弃义，比演员更异想天开，比教士更具有个性，胜过天地之间最不动声色、最冷漠无情的生灵。他们让探索他们心灵的道学家疲惫不堪，让上天无情的愤怒降临到他们头上。这些人我都见过，有时他们大概受地狱之鬼的怂恿，像一个邪恶的孩子反抗母亲那样向苍天举起粗壮的拳头，目光充满炽热、仇恨的内

疾，保持着冰冷的沉默，不敢讲出掩藏在心中的广泛而徒劳的沉思，因为其中尽是错误和恐怖，却用一副可怜相使仁慈的上帝伤感；有时他们从早到晚、从幼年的起始到晚年的终结用难以置信、违背常识的咒骂来反对一切生灵，反对自己，反对上帝，糟蹋妇女和儿童，玷污身体上那个令人害羞的部位。于是，海水汹涌，把船板吞进深渊，飓风和地震推倒房屋，瘟疫和各种疾病摧毁虔诚的家庭。但是，人们察觉不到这一切。我也见过他们的脸发红或发白，为自己在土地上的表现感到羞耻：十分罕见。暴雨——狂风的姐妹，淡蓝色的天穹——我不承认它的美，虚伪的大海——我心灵的形象，内心神秘的土地，外星居民，整个宇宙，慷慨创世的上帝，我向你乞求：给我指出一个好人吧！……但愿你的恩德大大增强我天生的力量，因为，看到这个魔鬼的样子，我可能会因惊讶而死：有人的死因更小。

6

应该让指甲长上两个星期。啊！多美妙，从床上粗暴地拉起一个嘴上无毛的孩子，睁大双眼，假装温柔，抚摸他的前额，把他的秀发拢向脑后。然后，趁他毫无准备，把长长的指甲突然插入他柔嫩的胸脯，但不能让他死掉，因为，如果他死了，我们将看不到他悲惨的模样。接着，我们就舔伤口，饮鲜血，在这段应该永远持续



《第一支歌》第六节：“趁他毫无准备，把长长的指甲突然插入他柔嫩的胸脯……”

插图：雷尼·马格里特 (René Magritte)

下去的时间里，孩子会放声痛哭。除了他那像盐一般苦的眼泪，没有比他的血更鲜美的东西了，用我刚才描述的方法吸出的血依然炽热。汉子，当你偶尔割破手指时，你从没尝过你的血吗？鲜血多美啊，不是吗？因为没有任何味道。另外，你可记得，有一天你在忧郁的沉思中把手握成杯形放到病恹恹、泪涟涟的脸上；然后你把这只手必然地伸向嘴巴，大口大口地畅饮眼泪，杯子像那个斜视着天生压迫者的学生的牙齿般颤抖。眼泪多美啊，不是吗？因为有陈醋的味道，仿佛是最痴情的情人的泪水，但孩子的泪水味感更佳。他还不懂得恶，所以不会背叛；情人却早晚要变心……我用类比法猜测，尽管我不知道什么是友谊，什么是爱情（我大概永远不会接受它们，至少不会从人类那里接受）。既然你不厌恶你的血和泪，那就放心地品尝，品尝少年的血和泪吧。蒙住他的眼睛，撕裂他悸动的肌肤，再像雪崩般离去。你先良久地倾听他那如同战场上垂死的伤员从嘶哑的喉咙里发出的悲壮、刺耳的喊叫，然后从邻屋飞跑过来，装作是救命。你一边舔他的血和泪，一边解开他筋脉暴突的双手，并使他迷茫的双眼恢复视觉。此时的悔恨多么真诚！我们固有的、难得闪烁的灵光出现了，太晚了！心灵因能够安慰受折磨的无辜人而涌出滔滔话语：“少年，你刚忍受了惨痛，是谁对你犯下这无以名状的罪行！你多么不幸！你该有多疼！即使你那为罪犯所憎恨的母亲知道了此事，也不会比我现在更接近死亡。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它们是一回事，表明我们疯狂地采用最荒谬的办法来达到无限的热情和枉然？或者，它们是两件不同的事？对……但

愿善恶是一回事……否则，审判之日我会变成什么呢？少年，饶恕我，正是这个对着你高贵、神圣的面孔的人折断了你的筋骨，撕裂了悬挂在你身体各处的皮肉。是我那病态理智的狂想，还是我那不依赖推理的神秘本能，如同苍鹰撕咬猎物，驱使我犯下这一罪行？但是，我和我的受害者一样痛苦！少年，饶恕我。一旦脱离这短暂的生命，我希望我们永远纠缠在一起，合成一个人，我的嘴贴着你的嘴。即使如此，我受的惩罚还不够彻底。那么，你来撕我，牙爪并用，永不停止。我将用芬芳的花环打扮我的身体，把它作为赎罪的祭品。我们两人都将受苦，我因为被撕，你因为撕我……我的嘴贴着你的嘴。啊，金黄头发、温柔眼睛的少年，你现在照我说的去做吗？不管你愿不愿意，我希望你这样做，你会欢娱我的良心。”

说完此话，你在伤害一个人的同时又被这个人爱恋，这是可以想像出的最大幸福。以后，你可以把他送入医院，因为瘫痪病人无法谋生。人们将称赞你的善良，桂冠和金牌将埋起你那双站立在高高坟墓上的老人的赤脚。啊，我不想赞美神圣罪行的诗页上写下你的名字，我知道你的宽容像宇宙一样辽阔。但是，我依然存在。

7

为了在家庭中散播混乱，我和淫荡订立了契约。我回想起建立这种危险关系的前夜。我看见面前有一座坟。我听见一条像房子般

大的萤火虫对我说：“我来启示你。念诵这条铭文。这个神圣的命令不是我发出的。”一道广袤的血色光线在空气中弥散，直达地平线。见到光线，我的颞发颤，臂垂落，无力地靠上一堵残墙，因为我快倒了。我念道：“一个死于肺病的少年长眠于此：你们知道原因。不要为他祈祷。”大概很少有人像我一样勇敢。这时，一个裸体美女走来躺在我脚下。我满面愁容地对她说：“你起来吧。”我把手伸给他，残杀骨肉的哥哥用这只手割断了妹妹的喉咙。萤火虫对我说：“你捡一块石头打死她。”我问它：“为什么？”它对我说：“你当心一点，我最软弱，因为我最强大。这个女人的名字叫淫荡。”我热泪盈眶，义愤填膺，感到身上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力量。我搬起一块巨石，费尽力气把它举得和胸口平齐，又用胳膊将它放到肩上。我爬上一座山顶，从那儿砸死了萤火虫。它的头陷进地下一人深，石块弹起六个教堂高。石块掉到一个湖里，湖水一时落下去，卷起漩涡，形成一个巨大的漏斗。湖面重现平静，血光不再闪耀。裸体美女大喊大叫：“哎！哎！你干什么？”我对她说：“我喜欢你胜过喜欢它，因为我同情不幸的人。永恒的正义创造了你，这不是你的错。”她对我说：“总有一天人们会正确评价我，我不多说了。让我走吧，我要去海底藏起无限的忧愁。只有你和那些群集在黑色深渊中的可怕鬼怪不轻视我。你是好人。永别了，你这爱过我的人！”我对她说：“永别了！再说一遍：永别了！我永远爱你！……从今天起，我就抛弃美德。”所以，人们啊，当你们听到冬天的风在海上和海边、在那些很早就哀悼我的大都市上

空、在寒冷的极地呼啸时，请说：“这不是上帝的精经过，而是淫荡的尖锐叹息，夹杂着那个蒙得维的亚人的沉重呻吟。”孩子们，这是我对你们说的。那么，满怀仁慈地跪下吧，愿那些比虱子还要众多的人类长久地祈祷。

8

月下，海边，乡村偏僻的角落，我们沉浸在苦涩的思索中，看见万物都呈现出朦胧、神奇的黄色形状。树影扁平，贴在地上，时快时慢地跑来跑去，变化万千。从前，当我乘着青春的翅膀飞翔时，这一切令我幻想，令我惊奇，现在我已经习惯了。风儿吹动树叶，吟着萎靡的音符。鸱鸒唱着低沉的悲歌，听到它的人毛骨悚然。于是，被激怒的狗群挣脱锁链，逃离遥远的农庄，在原野上四处游荡，饱受发狂之苦。突然，它们停下来，眼中燃着火，凶狠、焦急地四处张望，如同临死前的大象，在荒野中最后看一眼苍天，绝望地抬起鼻子，无力地垂下耳朵；这些狗垂耳抬头，鼓起可怕脖子，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吠叫，有时像一个喊饿的孩子，有时像房顶上一只肚子受伤的猫，有时像一个临产的的女人，有时像医院里一个垂死的瘟疫病人，有时像一个唱圣歌的姑娘，对着北方的星，对着东方的星，对着南方的星，对着西方的星，对着月亮，对着远看像横卧在黑暗中的巨石似的群山，对着它们大口吸进使鼻孔内部